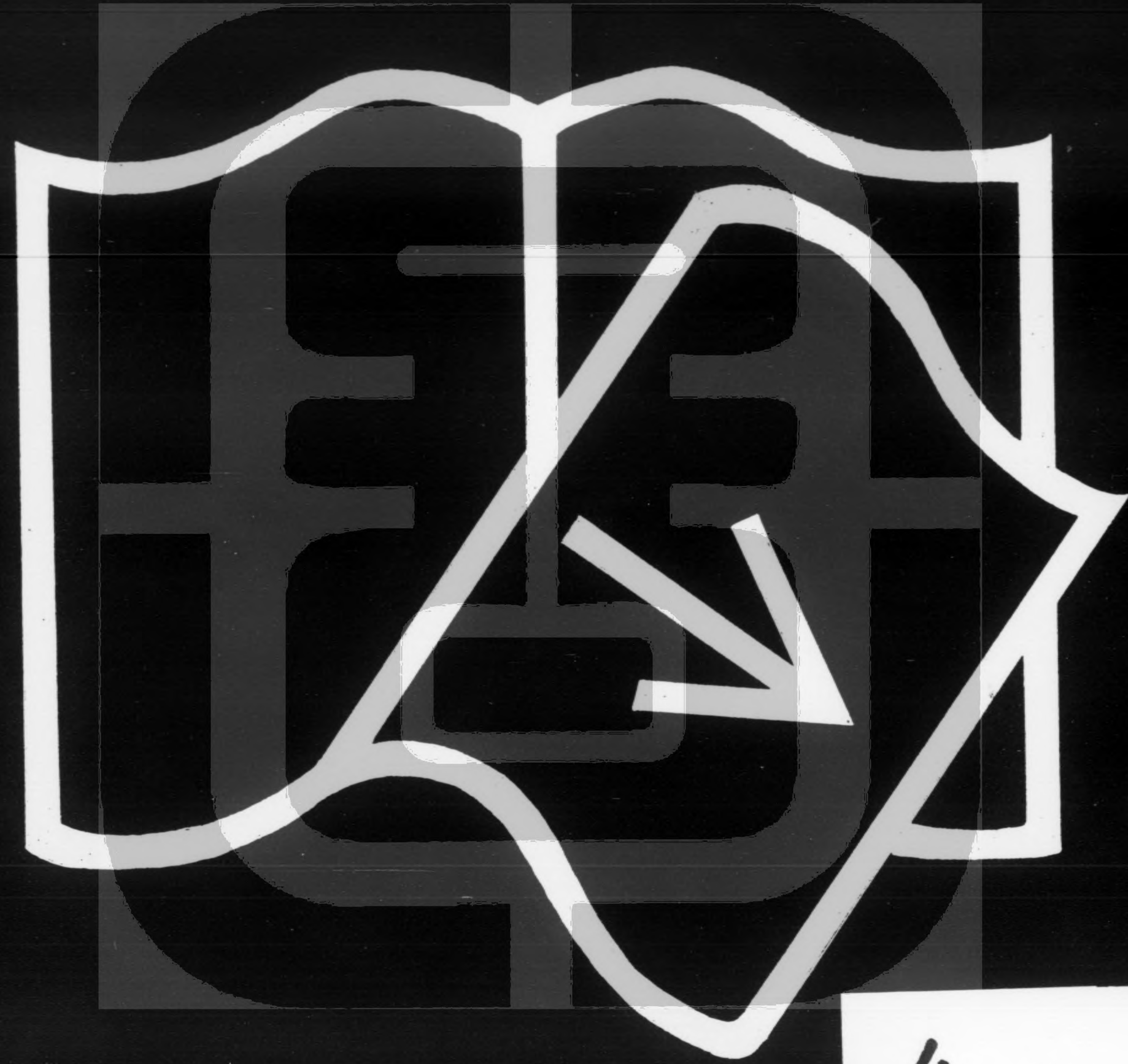


胡端敏公奏議
禮

禮



原件短缺卷3一卷4

少保胡端敏公奏議卷五

閩令顧霑學生黃以賢校

陳情乞調閑散疏

時官兵部左侍郎

臣文患痰火極弱不堪任使先歷內外臺及陞吏部

已嘗十本具辭頃丁家難服闋因疾具本乞休荷蒙

恩肯容臣調理繼蒙取用不能起程又行具本陳情復荷

聖恩溫肯勉留臣感激思報即欲強疾赴京奈緣困於炎

暑苦於疾暈未能動履欲候秋涼起程間忽准咨欽

蒙

聖恩陞臣兵部左侍郎咨臣欽遵到任臣聞

命自天感激無地惟兵部司馬之官侍郎尚書之佐時或
當署掌部印有事或當出總邊疆須得才猷出衆德
望服人年力精強邊事熟練之人而可運籌帷幄折
衝樽俎上佐

聖明以選將而練兵嚴內而肅外賞必當功而冒濫不容
以蠹

國罰必當罪而姑息不行以誤事也如臣庸陋萬不及
此豈堪斯任况臣年雖未屆六十而病容衰朽已過
七十之形心雖圖報萬一而陋學迂踈適為輿論之
鄙無恐不時病發痰或驟壅而言不能出口有妨

奏對氣或驟鬱而行不能正履有失

朝參既為班行之玷以負

聖明之知臣是以展轉籌思進退難處蓋今聞

詔不起則臣方

命之罪當誅使後任官不稱則臣誤

國之責尤重故今部咨一到臣已扶疾起程前來外柰

臣病軀沿路服藥到京恐遲而兵部事嚴員缺不容
以久曠抑恐到京疾病纏綿才力短淺不能稱職有

孤

恩命罪當萬死故今不避煩瀆昧死陳情伏望

聖恩特念本矣重寄憐臣衰病殘軀別選賢能代臣陞職
放臣還鄉休致終老餘年或乞調臣南京部分使得
就閒養病臣得以其本等職業之餘或遇時事當言
不避艱險盡誠獻納以圖報於萬一臣以私情累干
天聽不勝戰慄

乞定 孝思早發 宸斷以安 世饗疏

臣蒙陞職取用至京本月初六日朝

見出門見群臣奉旨往看

世廟前道所宜初七日謝

恩群臣會議前事臣以病弱不能遠行且未到任未敢隨

衆看議今初十日到任以來始列常

朝聞前會議本尚未

批出深恐

孝思未定

聖心久勞衆議惕然臣有短見亦敢冒陳以助

孝思之萬一臣惟

世廟之本以義起不當援古曲証直須論今事勢所宜

耳若如何淵近奏欲開

廟道直通

祖廟衙門出入驟聞體面似好而於事理情勢不便有六

蓋聞

神宮監碍路當拆

太廟護牆樹木亦有當代者是皆

祖宗原為太廟建植已定推

恭穆獻皇帝孝敬

祖宗之心必有所不忍

陛下體

獻皇之心敬其所尊亦有所不安一也異日

神主入廟必經

太廟門下輦臣子不得全其獨敬二也以古者事亡如事

存推之恐

獻皇帝平日神遊出入必經

太廟門不無有所敬忌而不得自便三也

太廟成之後

聖母聖心遇時追慕或欲往叙家人禮一瞻

廟貌必須

駕出午門再出

端門轉入

祖廟街門經過

太廟門甚有所不便四也以諸司職掌所載婚禮推之則

陛下後月有... 聖子神孫立后冊妃

奉先殿廟見之後理當次謁

世廟亦須如前連出

午門

端門經過

太廟門亦有所不便五也陰陽俗忌本非正論然入臣為

家則拘而為

國不言則亦非臣子愛

君如父愛

國如家之心也凡陰陽家建立宮室已前路直衝亦忌

斜界故如

大明門前離

正陽門直路方濶不遠而兩傍橫路甚長今不知

廟道直南西並

祖廟街地步幾多若拆舊房直進恐路狹長有犯直衝之

勢欲避舊房曲入則又恐犯斜界之勢六也若如禮

官原議從後往南轉東折旋而入則於前數者事情

皆便矣臣初聞立廟在遠恐

陛下不得親祭致其如在之誠繼聞立廟在內恐群臣不

月端敏奏議

得陪祭致其奔走之敬後聞立廟于此
上下議同

神人協應已為盡善盡美止惟廟道不通

祖廟衙門耳

此二廟本微不同所宜各道出入推

獻皇帝孝敬謙抑之心必不欲其事事比隆

太廟我

皇上立

廟初心本欲永安

獻皇帝之靈而使其上合

祖宗之心下合萬世之論
孫世世享祀無間亦非欲其

事事比隆

太廟也彼淵議如奕永勝不已

國家大事豈容聽其舉止不定哉中庸孔子稱武王周

公之達孝而曰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

存如事亡孝之至也

陛下日新

聖學體念此數句則

孝思過半矣或謂此事重大

聖心若猶有疑則宜內啓

兩宮聖母之心上告

九廟

皇考之靈躬至

廟門謀及卜筮必于群議有合洪範稽疑所云是之謂

大同而身其康強子孫其逢吉矣今若止依三二人

之言而欲輕動

祖廟相干抔土株木非惟

祖考之心不安而天下後世臣民之心皆不安也伏願

皇上俯察群臣早定

孝思早發

宸斷以速

世廟之成以奠萬年之祀則

陛下盛德至孝協于臣民光于

祖考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

表而不惑矣臣以病廢庸才謏蒙

簡用感

恩刻骨身死前來今若遇事不言恐孤

聖德謹昧死陳其區區非敢附衆取容亦非敢立異求名

也惟

聖明採納幸甚奉

聖旨這事已有旨了該部知道欽此

陳言邊務情弊疏

臣以病廢之餘叨任本兵之佐其於宣大二鎮及陝西三邊事務不曾經歷累無一知不敢妄言若夫京左邊東一帶則因往歲平賊江西預

奏宸濠之事被忌功都御史俞諫佐逆御史潘鵬等百計構陷誣臣死罪投繫錦衣衛刑部都察院左府連禁十有六月編發遼東瀋陽衛充軍首尾四年以是於彼地方軍務情弊耳聞目擊頗知一二嘗費心思為彼私畫而未敢出言不意今日皆臣本部職務也

雖其間有數事不係本部掌行者然臣與各部卿佐比肩事

君同心體

國人臣之義知無不言不敢避嫌緘默也謹以所見應處事務條列于後其最後一事頗涉機密伏乞

聖明自行斟酌行止不必該衙門抄議以傳泄其事驚動人心其餘二十四事乞

勅該部再議施行

計開

一在京編發遼東充軍之人俱監在府半年有餘積

至二十人方差一官一舍管解其所差官舍先揭債銀四五十兩使用幹差本利倍還而又欲多取肥家皆出此二十人之身軍犯臨發經歷司既打送行大棍二三十官舍領解出城沿路停歇逐日吊打使其痛苦哀號親隣送者皆不忍見為賣房產揭債銀隨路追送軍解沿途守等每五七日纔至通州一兩月纔至山海關必欲足其取盈之數內有竊盜充軍者放令墟市掏摸財物以與之其間軍被打死軍友被姦者不可枚數其軍到彼不久多死無益邊衛竊恐別府解軍亦有此弊乞賜禁革再有犯者必加重治

一京差伴送貢回夷人官員經過遼東一帶全無紀律約束每百十人或三二百人擁至一處堡站官先失預備夷人到彼因無車馬供給任其留住三二日出入空城畧無禁忌或忿將房舍損壞或故將門窓燒爨或自用粗木鞍橋將馬脊打破或管解官唆令將馬尾割與回京賣銀一過三汊河夷人竊認小路卽將官馬騎從小路徑行超過三五站故將馬疋騎死丟棄路傍官府畧不經意甚損

國威亦耗邊馬且被夷人熟識道路益輕邊衛入寇無忌事非小失合無今後夷人往來宜令伴送官分定

古詩每奏詩 卷五 九
班次每五十上下人為一起每起預將名數報知前路堡站預備供給脚力夷人到彼即時應付打發前站已過報知後站方許次起夷人起身到彼亦就打發不許暫留經過地方仍要撥軍嚴整隊伍守門護送使彼嚴憚不敢傍觀再有如前損壞馬疋房舍及超路徑回等事嚴禁重治庶壯國威免致輕侮

一軍政莫急於馬舊聞有禁官馬不許兩人並騎亦不許婦女騎坐及馱載他物切見遼東官軍全不惜馬所關料豈私賣食費不以喂馬致馬瘦損該管頭

目畧不點視而又不分男婦出門半里即便乘馬或將馱載薪糧行李遠行重壓而又騎一人在上以致馬易倒死虧損公私今宜行彼將官嚴加禁約如有坐視不禁或指此為名因而科害軍士者許撫按守巡官叅問究治

一彼處原無驛遞止是各堡輪撥邊軍馬疋在堡走遞號稱擺堡馬無柰鎮守分守等官各有親識伴僕人等及各衙門公差人役日逐往來不絕多討馬疋騎坐及馱載行李下程馬易倒死負累邊軍買補更又嚇要管堡官多斂窮軍財物供給酒饌必欲豐盛

致令邊軍苦不可言合行彼處撫按守巡官各堡站
每月給與印鈔格眼簿二扇將輪差馬疋編號書簿
仍定與公差人飯食品數令其馬疋挨次均撥卽書
格眼內其公差人用過食饌品數亦令填註格眼循
環吊查敢有多勒馬疋供給者卽行懲治其非公差
人並不許私給濫與

一彼處鎮守總兵太監

朝廷原給與

令旗令牌以備臨陣督戰之用旗牌所至卽同

詔勅官吏迎伏無敢違慢有等無知官舍謀跟鎮守聽執

旗牌其人名目卽自號旗牌鎮守官或令出外營辦
私事亦稱旗牌所至凌嚇官吏詐勒財物弊不可言
如欲差彼費銀邊堡糴糧報納必與一軍帖以點軍
為名旗牌一至守堡官股慄驚懼卽將軍士應支月
糧扣留在倉往作糴買上納之數却將原銀送還原
發衙門更斂窮軍財物饋送旗牌以免降禍其害人
如此合無行彼禁約今後鎮守官非直臨陣督戰不
許擅出旗牌以褻

天威其公差人出外非直執

欽降令旗令牌者不許冒稱旗牌敢有違者官聽撫按官

參究公差人以矯詐論罪不許容情姑息

一聞先年遼東將官皆令馬軍下馬囊沙繫腿以習健步是以遇敵馬傷卽行步鬪進能尅敵退可全生以後馬軍不分遠近沿路騎馬再不肯下走百步雖穿帶盔甲亦不慣耐常令馬馱以此馬易疲瘦遇敵馬傷不能行走多被擒殺今宜行彼將官如舊操習騎馬遠行必欲上下每騎十里下十里以節馬力以習健步庶幾如昔遇敵馬傷卽能步鬪進可尅敵退能全生不為小補

一遼東城內原設分守副總兵一員西備長安等伍

堡墻外朶顏等衛達賊時日難離而又東備靈陽等六堡邊外建州等衛達賊聞報赴援往回七八百里山路險遠緩不及事徒多走死馬疋合無行彼鎮巡等官從長計議於東邊一帶城堡相度酌中相應處所添設守備一員在彼常守或止添遊擊一員往來巡察防備庶免遼陽守將顧此失彼臣又思遼東為京師左掖宣大為京師右掖於彼三鎮各添養士馬萬餘以慣習戰陣一可備邊威虜二則京師或中原有事緩急得以調用不為無益

一聞遼東往年良將如郭振高雲者皆廉勇惜軍邊

古詩每卷詩 卷五 十一
夷信服守邊數年累無毫失唯彼抗直不能承奉當
道以得薦揚不得顯用今皆死矣不可再得今聞彼
處將官除却求揚鎮之外張銘王道畧可其餘或非
將也舊任遊擊林睿沉毅有謀行軍有紀察將孫棠
頗有巧思善處邊事皆曾勝敵立功而又頗能守法
知耻不甚科虐論理不宜閒廢孫棠曾與臣同繫禁
獄彼不知臣甚肆輕侮臣非與之私厚亦不念其舊
惡也

一自古將材難得而起自行伍慣歷戰陣者尤為難
得今彼處邊軍衝鋒破敵者既拘例不得報功而斬

獲首級者又被勢豪奪去不得報陞官級至於指揮
千百戶間有謀勇可用者又或家貧不得營幹管軍
管事以顯其材以是此等官起自行伍真能殺賊者不
可再得今宜嚴

勅彼處鎮巡官公心體訪指揮千百戶中間果有謀勇出
衆家貧不得差遣者務要公心選任管隊把總掌印
備禦等職至於勢豪奪功買功之弊尤宜痛革而行
伍士卒果能衝鋒破敵或斬獲首級者務要實報功
次使其得陞官職與前選任指揮千百戶俱令積功
漸陞品級以備將官之選則在邊將領可得真才而

緩急有備矣妄意此法或可通行各邊

一先年京差替畫參隨到彼勢焰薰灼邊人凜凜總鎮官既奪邊軍血戰所得之首級以與之報功衛所官又尅邊軍忍死所待之糧銀以為之宴賞且又聽之乘其馬役其人鞭笞呵叱如待囚隸彼為

國家出死力者俛首喪氣不敢言其中心哀怨何可言也故昔宸濠之討調軍遼東人皆踴躍思欲南降向非

天命有定北軍至彼大事去矣

皇祖聖訓所戒賞功不當久則禍生者蓋幾殘之甚可畏

也今後此輩不宜再遣有欲去者替畫官則送本部面考方畧參隨官則送彼處巡按面試弓馬如果謀勇可取者則分彼邊堡當先殺賊退縮者如古莊賈卽行軍法以折其驕悍之氣以責其報效之實果有謀勇出衆真立戰功者就陞彼衛職事使其在彼積功漸多陞職漸崇以備將官之選方為有益妄意此法亦可通行各邊

一先年各衛保備禦及千百戶把總等官鎮守官差遣各有定價令其借債買求往彼蒞事不義筭其科歛足勾還債本利卽便取回另差一官及本官使用

古學每考詳 卷五 古
另差一處皆有定價凡客商借與銀兩卽隨本官至
彼守取是以坐損軍士幾不能生今合行彼撫按官
痛革前弊鎮守官同心體

國於前各項職任必以才選再不許出錢謀幹其有借
債及借與者照依吏部聽選官借債事例重行懲治
庶可少救貧軍之苦妄意此法亦可通行各邊

一遼東軍職犯罪該調南方衛所者到彼官少旣得
安閒尊貴又得易選軍政實是置之樂土而彼皆戀
親戚墳墓不肯遠離况彼生長邊方慣習謀事比之
南人到彼者不同人且無今後此等官犯止令巡撫便

宜量罰邊糧或合降級就彼差操免其調衛旣得俯
順人心又可填實邊衛

聖恩若念其祖功不忍盡降則止降其本身以後子孫
襲祖職亦不為碍妄意此法亦可通行各邊

一先年禁伐近邊樹木以制胡馬之衝突不為無
見惟遼東各邊達賊止是潛進搶虜多被藏伏樹林
內苦於瞭望不見以致失事與他處事情不同合無
行彼查勘果如臣言聽其斬伐不在禁例

一廣寧至海州一帶路途每年夏秋水淹報傳應接
為所阻隔甚為害事宜行彼撫按守巡官計議東西

各從三汊河兩岸起手外開五丈之河可以洩水可
以限秋可以通舟而卽用此土內築五丈之塘中高
禁車如北直隸之制則馬步之行無間而邊場之守
益固矣其濬築之法宜於二月集夫三月興工計丈
分後其濬必深其築必崇每年止開數里遇雨卽止
來歲繼之期以數年方成則人不勞而事易舉其土
藍鋤掘宜學南方置造庶得用力少而成功多也
一遼東各邊夷虜止是搶盜人畜比之西北各邊頗
為易禦然今地震等項災異甚多恐有他虞微聞口
西人多有在彼妖言惑衆者先雖敗露擒獲猶恐餘

風未殄宜

勅彼處鎮巡官密切用心訪察禁治務絕後患旣不可疎
虞誤事亦不可驚張激變及濫及無辜

一彼處軍糧常缺每年奏討戶部常賦有限不能多
給合無倣古常平劉晏之法選差通達有才部屬官
一員前去管糧令其每月預報米價貴賤每歲預報
田收厚薄如其豐收米賤之時戶部那借官銀數十
萬到彼多糴米穀貯倉量用一年糧銀可糴三二年
之食以後三二年却將彼處應給糧銀那用別處所
省甚多蓋亦治家通融之法也但其糴糧全要差官

立法簡便革弊嚴明慎不許減價措勒難收以致靠
損屯軍妄意此法或可通行各邊

一遼東地土廣衍沃饒最宜稼穡但彼人少不能開
種或恐開種即便起科為累耳今宜查比北直隸欽
奉

太宗皇帝聖旨事理聽令彼處官軍儘力開墾永不
起科但得彼地廣種多收米穀價賤緩急發銀到彼
賤買即得其濟矣妄意此法或可通行各邊

一古遷豪右填實塞下非忍勞民不得已也今南方
發彼充軍人犯多係窮兇極狡一方民害或死罪奏

減之人

朝廷憫其一身之死減發充軍不知此輩到彼即逃衛
所反受其累而又累死軍解及買娶軍妻無辜三二
人尤可憫也今後此等罪犯宜令原籍官司務要審
解其真正妻小而家屬隨行供送者不必禁絕其該
永遠充軍者即令當房解發到彼俱給與有力軍職
之家作為軍半責令收管以絕其逃就令為彼開種
田土以替出原後軍伴別項差操要在得彼人積漸
多田積益廣邊備漸充不為無益妄意此法或可通
行各邊

一遼陽等處倉廩弊不可言蓋由管屯都司衛所官員各欲私收屯糧幾分勒令倉官虛出倉串前後倉官多被累死遺下子孫流落在彼貧苦不能度日只得附倉近住亦皆包收屯糧插和虛假後官憐憫只得聽容以是出納增減為弊不一倉廩皆虛邊軍受害管糧分守官或高坐付之不知或明知不忍查究今合行彼從實查出前犯者量行寬貸以全其生後犯者必行重治而置之法庶以後倉官免於累死而屯軍納糧不致多收戰士食糧皆得實惠矣

一聞先年都御史王翱在彼總制十有餘年措積糧

餉不可勝用今後巡撫有缺宜選才能濟變心誠體國不避嫌謗資淺官員止陞僉都御史或照先年王詢事例止以寺丞等官領

勅巡撫一般行事使得便宜措積糧餉練習軍士識拔將官慎固疆圉待其年勞頗深加陞副都再深加陞右都一如王翱故事在彼久任不為無益妄意此法或可通行各邊

一遼東地方原設分守叅議一員分巡僉事一員分地管理詞訟及香華奸弊覈實功罪等事舊皆山東布按二司輪差年深官員到彼守巡近時官員遷改

不常年深者到彼卽陞而後代者經時未至地方常致缺官理事合無今後遼東守巡官員就部銓註仍帶山東職銜在彼常管夫久任則賢否易知而重難事務無所推避於地方有益不淺

一彼處生員資性類多聰敏而驕惰不肯力學蓋因無提學專管考試不常進黜不公或先考退者黃緣復進以是人無勸懲今北直隸地方廣濶學校數多一提學常年巡考亦恐難週合無添差提學御史一員總前二員一員專管京西以南直至大名府一帶一員專管京東直至遼東一帶庶幾教有常職材必

多就邊人出身文行兼習邊備武事不為無益

一彼處原設衛學禮部奏

准一衛一衛一學者正附生員各二十名是北縣學三衛一學者正附生員各三十名是北州學四衛以上一學者正附生員各四十名是北府學彼處生員原不食廩止將正學挨次充貢後因禮部失火舊卷不存近被直隸提學御史洪範臆奏革正附各色挨貢不明又被廣寧在城四衛及在外右屯一衛共五衛一學生員甚多向學頗衆每年考送科舉常五六十名正該比依府學正附生員各四十名先年撫按節

次奏添禮部因無原卷失查舊例止增十名比依州學是與他處三衛一學者多寡不倫且孤邊人向學之志乞

勅禮部斟酌仍照原設衛學奏

准事例衛學生員仍復正附名色使其附學優等者考補正學正學年深者考克歲貢而廣寧等五衛一學仍照舊例正附生員各四十名比依府學一年一貢庶彼邊人知勸向學而人材益衆矣

一遼東原附山東生員亦往山東應試者以海道之通而地方相隣也今海道不通五六十年聲勢邈不

相聞矣每科生員猶赴山東應試路出山海關西至京師往南復東繞至濟南往回路程六七千里又皆陸行比之南方舉人赴京會試者勞費尤甚以是富者能往貧者遂絕中舉之問志實可為憫乞

勅禮部計議合無順天府鄉試每科量添中式五名就令遼東生員赴京應試實為便益

一今遼東災異之多臣竊過慮往年劇賊劉六劉七齊彥各李隆楊虎等倡亂流劫橫行南北直隸山東河南地方其敵殺官軍攻屠城邑殺人不可數紀而全家被殺者蓋亦多矣事平之日不知法司何見全

其妻子今劉六一子劉仲倉劉草包兒者年皆二十
有六矣原發開元城內失記遼海或三萬衛充軍不
知在否其人幼皆狡賊異常其劉草包兒所以得名
則因初生失母用草包裹丟棄野外數日不死乃後
收育其迹頗異昔元末韓山童妖言被獲其子韓林
兒得脫後與其黨劉福通等倡亂割據遂不可遏古
人除惡務本良以是也况先民間謠言劉六劉七齊
彥名皆不死逃命其屍獲非真雖事未可信然今二
鵬在邊窮困無賴亦其惡氣所鍾乘其年少英銳復
起叛心而或妖言必以挾之虜寇者得之因以擾亂地

方不可不計伏乞

聖明宸斷選差能幹官校一二人齎駕帖逕往開元責彼
守將密捕解京斬首以絕禍根而齊彥名劉七等子
孫有充軍他處者一體查實施行則亦古人防微弭
亂之策也如若

聖度寬容不胥計此則臣過慮妄言亦乞置之不問不必
各衙門抄議以傳泄其事驚動人心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保養 聖躬疏

臣少經父母多疾頻歲調理無臣元稹極弱素多疾

病年二十有七因臣父疾遠聞不真憂疑損性又值
醫誤遂成痰火奇症至今三十年間無日不病無時
自保以是於病情醫藥經驗頗多不敢輕忽蓋人稟
氣厚薄甚是不同醫之用藥亦當因人而異故如宋
高宗稟賦充實每疾必以蠲毒丸推蕩之而愈其子
孝宗偶疾高宗賜服前藥講官史浩亟以人參丸易
之者蓋恐其氣弱不堪迅治此雖一般帝王均受天
命其稟氣不同亦有如此至凡節欲保養氣弱者尤
宜百倍加慎臣又聞醫疾者於貧賤之人則無所敬
忌可得而詳問其病原以是用藥易中於富貴之人

則多所敬畏不敢詳問其病原而惟憑切脉切脉乃
試病之一方不足以盡知病也以是用藥易誤今只
以感冒一事言之輕重不一凡草野之人或因衣薄
或因饑餒或乘勞後氣弱為風寒所侵久而身熱氣
喘不能飲食動履者傷寒也初發一二日宜表汗三
四日宜和解或有夾食當兼消導者氣厚之人汗解
卽愈氣薄之人汗解後猶須調理多日方得完復若
解散不能延至七日後則治法多端必費調理此為
重病富貴保養之人多無是也其他輕疾或因當風
坐臥或因輕煖脫衣一時冒寒文或當夏冒暑皆為

感冒其病卽發有身熱惡寒有不身熱而止畏風寒
其身熱重而稟氣厚者汗解卽愈身熱輕而稟氣薄
者止宜用藥升散其不發熱而止畏風寒者或止加
溫暖或畧致勞動亦能自解是皆不須發汗又有感
冒後鼻塞咳嗽或身微熱或身不熱皆名傷風身熱
厚者亦可汗解其餘皆不須汗止是聽其痰嗽數日
邪從嗽出而自散矣此皆不廢飲食起居不論貴賤
勞逸之人皆有之又有一等安逸之人或因飲食停
滯或因心勞火動或因七情所鬱身亦發熱或惡寒
有似感冒而實非感冒者當以雜病治之不宜發汗

蓋發汗易傷元氣稟厚者不覺稟薄者宜戒春夏猶
可隆冬氣閉之時則尤宜慎重也臣初至朝
見敬畏之過不敢仰視

天顏然聞

聖體生長南方與北方稟氣粗厚者不同近聞偶致違和
臣亦冒風痰嗽先註門藉在家初聞頗憂繼聞群臣
具本問

安節奉

聖旨朕偶感風寒已就平復臣心私慰今初一日出朝始
得隨衆至左順門問候乃聞

聖躬始能進膳則前此進膳尚減不勝憂惕深恐醫藥未
散或過不無畧損元氣以致完復稍遲今願

皇上慎重服藥上是節飲食慎起居將養數日則自完復
矣尤願此後精選內臣中性資忠實明慎曾多疾病
經試醫藥者三三人使之多看醫書究明醫理專以
保護

聖躬稍遇遠和卽許大臣日至

便殿候問

起居藥食與醫商量調治則

聖躬常保安全而

萬壽無疆矣臣聞古之大臣常欲其君身之強固君德之
清明故設師保之官師以導之教訓保以保其身體
為義則其職固然也臣荷

國厚恩叨任卿佐唯以愛

君如父之心不能自己冒進此言非敢為是以褻

天威亦非假是以希

天寵也如蒙

聖明俯鑒臣愚特將此奏留中省覽不必

批出幸甚

忠益疏

臣以病廢庸才謏蒙

聖恩錄用強疾來京途聞

陛下日御經筵勵精講學臣為

宗社生民喜幸無限舟中無事日取舊讀經書擇其切于

治道者試為講義二章到京之初即欲封進然思

陛下天縱之聖之夜所觀儒林妙選之臣經筵所講豈其

少此而臣為此冒瀆豈不取笑天下得罪公朝以是

躊躇未敢今臣又思昔言野人有食芹而美思獻王

室者豈為王室無芹而欲為獻蓋區區忠愛之誠不

能自已也臣之愚誠實亦類此故敢以獻伏願

皇上萬幾之暇特賜

省覽茲篇如其切於治道更乞留中垂音若係妄言非

忠批外擬罪臣愚甘當重黜

謹開另封進呈

御覽講義三章

大學一章 書經一章 易經一章

計開講義三章

大學一章奏懇言曰若有一箇臣斷斷乎無他技其心

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

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

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嫉以惡之人之彥
聖而為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
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逆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
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這是

大學傳之十章曾子釋治國平天下臨了這一件大
事都不說別的只說要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者
蓋人君好惡不與民同則失了人心便壞了祖宗天
下流到子孫禍猶未已所以治國平天下緊要在此
一著此引秦誓言乃是指出兩個當好當惡的人
秦誓周書篇名乃秦穆公悔過作此以誓戒群臣也

斷斷誠一之貌休休易直之貌技謂有能彥是美士
聖是通明彥聖謂有德秦誓言若有一箇大臣只是
老實一心別無他技能本事其心平易正直其度量
寬而有容見人之有才能如自己有的般歡喜見
人之彥聖有德不獨口裏說他好其中心着實愛他
處甚於口之所言這箇大臣能容得天下之才德如
此人君識得此人而信用之則能保其子孫黎民尚
亦有利尚是庶幾不敢執定之詞蓋子孫得他保則
能世世為君黎民百姓得他保則得箇箇安樂所以
有利然非這箇大臣一身能如此也由他好賢樂善

薦得天下許多有才德的人都來輔佐朝廷行好政
事立好法度子孫世守不變所以能如此也又有一
等大臣自家非無智能技巧但是他立心虛詐不一
不能休休有容所以見人之有技能者則媚嫉以惡
之媚是忌嫉亦惡也見人之彥聖有德者則阻絕人
不許薦他使不得通達於上這箇大臣不能容天下
之才德如此人君不知而誤用之則不能保其子孫
黎民亦曰危殆蓋子孫之殆則不能保其位矣黎民
之殆則不能保其生矣此亦非這一箇人便能致此
也蓋由此人妬賢嫉能阻遏得善人不許進用其所

以引用布列庶位者都是他一樣的好邪小人互相
蒙蔽君上顛倒曲直正人被排遠去無敢在朝指言
其過者以是任他私意行事蠹政害民雖傳到子孫
手裏還是他引進的人一向得用一翻過了又引一
翻都是這樣人盤結蒙蔽住了雖有一兩箇正人得
進朝來被他衆口誹謗同說不好人君亦自難辯雖
有英明之君一時辯得亦被他人衆把持住了亦難
張主以此子孫黎民之禍有不可勝言者矣前代人
君坐此累其子孫凌夷敗亂者不可勝紀大學引此
見得前一樣能保子孫黎民是所當好的天下之所

同好也後一樣不能保子孫黎民是所當惡的天下之所同惡也然又慮此媚嫉之人奸深計巧多能結交彌縫以自媚於人主左右不忠似忠不廉似廉人君或蔽於私意識他不破或牽於姑息去他不得故又謂唯仁人放流之仁人即仁君也蓋獨是仁君至公無私故於此媚嫉之人不為私意所蔽能早識他不為姑息所牽能決去他雖其罪惡未著未忍殺他然亦放逐流竄之將他遠置四方蠻夷之地不與同居中國蓋惡其近則接間抵隙夤緣復進以妨賢而病國也此正古語所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者

如此蓋能惡人者謂能遠去此媚嫉之人不為子孫黎民之害公天下之惡而惡之也能愛人者謂能去此惡人則能保全善人使得安心輔佐以為子孫黎民之利公天下之愛而愛之也故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臣按先儒朱子有言小人為惡千條萬端其可惡者不但媚嫉一事而已仁人不深惡乎彼而獨深惡乎此者以其有害于善人使民不得被其澤而其流禍之長及于後世而未已也今之言者乃徒劾人貪暴等事而捨媚嫉不言其故何歟臣又觀秦穆公乃周末一箇強國諸侯

古詩每奏請 卷五
其人有何足法但此篇說話說得君子小人之情狀
利害極是明白痛快故孔子刪書存此於百篇之末
以垂訓後世曾子傳大學又引此於十章之末以為
萬世治國平天下者之昭鑒也臣切見我
皇上臨御以來內無聲色貨利之慾外無戚近私昵之蔽
而惟一意脩德講學勵精圖治孝養均於

兩宮憂念存於百姓誠不世出之仁君也今惟鑒此古訓
試察在朝大臣有能薦賢而又喜人薦者即秦誓所
言前一等人也宜當信用有不肯薦賢而又惟人薦
者即秦誓所言後一等人也宜當迸逐惟此一事最

關治亂惟

聖明留意天下幸甚

書經一章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
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
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這是

周書洪範篇周武王初得天下訪問箕子以治道箕
子推行大禹洪範九疇以告之也洪大也範法也謂
治天下之大法也昔者大禹治水功成天與神龜出
於洛水其龜背上所列文數有九大禹聖人默契天
道因而則之以為九類示萬世人主治天下之大法

故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箕子推行至此上言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者蓋言人君因時制治有是三者作用不同皆所以納天下臣民於皇極者也然是三德非人君自操威福之柄則不能用故此言唯辟作福唯辟作威唯辟玉食唯獨也辟君也福謂凡與人以爵祿使之得福也威謂凡治人以刑罰使之可畏也玉食猶今言珍羞盛饌也蓋獨是人君受天明命為天下主則可以賞人之善用人之賢而與之爵祿使之得福是謂唯辟作福亦獨是人君則可以討人之罪黜人之奸而治以刑罰使之知

畏是謂唯辟作威至於玉食亦獨是人君居天下之上則可以享天下之奉而食用珍羞尚膳是謂唯辟玉食臣謂大臣也大臣則不可有擅作威福僭用玉食者故曰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使大臣而有擅作威福僭用玉食者則英明之君終必覺察而討其罪故在大夫必害于而家在諸侯必凶于而國大夫稱家諸侯稱國者蓋古之大夫如今武職然多是世祿家傳僭亂則滅其家故曰害于而家諸侯如今公侯伯之類多是分封有國僭亂則滅其國故曰凶于而國人謂群臣側不正也頗不平也僻不公也若大臣

有作福作威玉食而君之不覺則凡在群臣因見大臣作得威福可以趨附他求得官祿免得禍患遂皆靡然從風陰懷一種不正不平不公之心立為一種不正不平不公之論以顛倒是非混亂曲直而蔽主聰明排斥忠良以陰附權臣之勢為禍不淺下而小民亦皆做做成風過分僭用而不可繩以禮法此言人臣僭上之患如此臣觀自古人君不能總攬威權不覺威福漸移臣下而致失祖宗之天下者多矣然考虞書舜典篇載舜命九官兩咨四岳其餘或咨衆論之公或因大臣之讓而命之周書立政篇周公告

成王言文王罔攸蕪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則知自古賢王進賢行賞必咨先于衆論用刑勅法必責成于有司又若不專以一己之見與此不同者蓋人君一身深處九重不能盡識天下之才亦不能盡歷天下之事故必先得忠賢數人布列卿輔要職以後命德討罪必咨衆論必聽有司從公擬上然後人君察其公私可不稱制臨決是雖先咨衆論而必斷自君上雖斷自君上而皆合乎公論此昔人君自作威福者如此舜文所行與箕子所言同一揆也乃若秦漢唐宋之季中材之君不能知人

委用奸相一人被其蒙蔽排斥忠賢無敢直說引用
奸邪托為鷹犬使之攻擊異己以致群臣畏威附勢
無敢異見凡其所欲即與議奏其挾下奏以欺上則
曰衆論所同而不知由其一人私主也其挾上言以
欺下則曰上意所主而不知由其平日從諛也凡善
則歸己曰上初不然我勸如是也過則歸君曰上所
固欲我不能回也大臣一言天下皆信由是怨皆歸
上而恩皆歸下威福予奪皆出其身而主威日削國
勢日去矣此後世臣之有作福作威者然也我

太祖高皇帝獨秉全智高出千古監前代奸相之弊革去

秦漢以來丞相之官遠法成周六卿分職之制分設
府部寺院等衙門以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
相厭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明著

祖訓首章以為子孫萬世之法至我

太宗文皇帝簡任

內閣儒臣日與咨訪政治然彼時內閣多是

朝廷親選翰林編脩等官才猷歷練能識人才治體公
忠體國者為之不曾驟加高品至於選入翰林者又
皆唯材是取不拘內外新舊職事迨我

仁宗昭皇帝

宣宗章皇帝朝間亦選委六部尚書如夏原吉等商量條
旨彼時絕無偏重之勢兼且以前大臣多是

祖宗親自下僚識拔不論資格者蓋由日嘗面試知得明
時白所以如此一一得人及後

英宗睿皇帝再登寶位凡選用卿佐重臣必召吏部尚書
太子王翱與大學士李賢面議可否彼時或用二臣所薦
或由

聖意自定皆稱得人廷無間議

憲宗純皇帝以來始不召大臣面議止令吏部會推才望
相應者二三員疏名請

旨點用一員此又上合虞舜命官必咨四岳詢謀僉同之
意也臣猶記弘治七年間內閣員缺吏部會推相應
六員上請

孝宗皇帝點用位次最下者二員曰李東陽曰謝遷都只
是詹事等官不曾點用崇職不知自何年起內閣自
加隆重凡職位在先第一人群臣尊仰稱為首相其
第二人以下多其薦引隨事附和不敢共同近又另
立掌

誥勅一員多自尚書侍郎翰林出身者不由眾推首相坐
名題本取用後有內閣員缺卽令推補又不知是何

年間曾不奏

淮限定翰林院官必是進士第一甲及庶吉士原係內閣取中教養之人為其門生者方得選用吏部不得擬其陞黜亦不許擅陞外職使之歷練民事稍涉干計辛苦又占定禮部尚書侍郎職事優閒者俱是翰林院官做吏部緊要衙門必用翰林一人其餘內外官員雖有文學才猷出眾者不許再知

祖宗朝選入翰林大臣非翰林出身者不許推入內閣是皆私訛相傳謬稱

舊制以欺後進以箝衆口下視六卿等官勢分懸絕若其屬吏不敢違抗使後相承入閣者必其門生子弟自相傳受後者未遇感前人之接引前者既老責後人之報施而凡身後贈謚蔭子等事不論忠邪一皆預為已地而盡力為之至於纂脩書史亦必私其黨類而善惡倒置褒貶任情以是不如

祖宗朝選取外官同脩此則自古所無之大弊也近聞吏兵二部選用緊要官職及會推大臣必先問首相所欲而後敢擬名奏上法官出外勘事者亦必承其意旨而不問虛實任情勘報由是威福予奪盡歸于此一官矣使得其人皆如先朝楊士奇楊榮楊溥及今

石琚之忠清揚一清之才識可也不幸而有奸險媚
嫉者濫居其上則彼其排斥忠賢引用兇邪國事日
有可憂矣

陛下試省往年禮部尚書員缺吏部會推賈詠為首

陛下親用席書均之侍郎資格不異也席書陞禮部舉朝
士夫皆以為非而攻擊不已賈詠一時雖未黜陞數
月以後首相坐名取掌

誥勅遂入

內閣位居書上安然坐受舉朝畧無異議今此二臣日
侍左右其忠猷才力

聖明豈有不知而何用於

陛下者如此不服用於首相者如彼帖然人心所向如此
今

陛下採諸輿論斷自

宸衷慨然召用楊一清勉留石琚舉朝欣躍方謂

陛下知人善任輔弼得人天下之福而言者多方計沮欲
以久留一清于邊且不欲群臣早推應代一清之人
意有所向也群臣奉

旨另推見任兩員寧受稽違之責而不敢少拂當道之意
即日推進者勢有所畏也

陛下視今威福出于誰乎易因履霜遂戒堅冰蓋以陰比
權臣防其勢之漸長也此事忠臣有識者深以為憂
故今在內者危迫而不能自安在外者畏縮而不敢
求進也不然以

陛下聖明何古帝王之治不可復而天人之心有不順乎
今天心儆戒災異頻仍男子不假婦而自生不育者
喻君無臣欲養萬民而不能也雨絲者喻上恩澤之
降被變而成私也地震者陰不能安靜而僭為陽動
臣強之象也

陛下遇災儆懼命其撰

勅戒諭群臣脩省彼不肯撰者恐群臣或因是而指言其
失也多方陰沮揚一清之進者恐才出其上因而代
已也此其心迹甚明忙

聖明早加省悟宗社幸甚生民幸甚

易經一章不出戶庭無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
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
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不出戶庭無咎這是周易節卦初九爻辭周公所繫本說
初九這爻以陽剛得正居節之初猶賢臣君子在下
未有職位且有九二大人塞退其前未可以行能節

而止者也故其象占為不出戶庭則無咎戶庭戶外之庭乃私室無人往來慎密之處也孔子於此又見得古今君臣多因言語不密以致禍亂故作繫辭又因此爻而釋之曰凡禍之所生則言語以為階階為梯級由此踏上而漸至者也何以見得言語是生亂之階蓋人君與其忠臣密謀國事君若一時不密而洩其言則所與謀之忠臣必被人怨謗用計殺了所以失其臣臣若一時不密而自洩其言則招人怨謗終必見害乃所以自失其身凡此君臣密說的言語或欲行大政事或欲除大奸惡皆不利于權奸小人

不可使知者所謂機密重事也自古權奸之人平日善於交結必有心腹左右之人為之探聽使君臣之間一有不密而漏洩其事則臣既見殺君亦被怨國家禍患由此而成是以君子之人務要謹慎周密凡事藏諸其心而不出諸其口使戶庭之間亦無人知也此君子兼指君臣上下而言臣觀自古君臣議事不密而致中臣被殺國家受禍者不能悉紀只如漢成帝時大將軍王鳳專權成帝止欲自用一人左右爭執以鳳未知不可因此主威日削災異屢見成帝乃問師傅之臣如張禹敢諫之臣如谷永輩皆私附

胡端敏奏議 卷五
王鳳將災異指有別事身上不肯實說以此成帝一向信任王鳳不疑後有京兆尹王章言及成帝召問感悟遂與章議舉賢代鳳彼時只因言語不密以致王鳳知得反行用計左使劾章下獄而死又諷御史劾其所薦之人亦致去官以此舉朝怕鳳再無敢言王氏者傳至其姪遂移漢祚孔子此言直萬世人君謀國之切戒也惟

聖明留意幸甚
少保胡端敏公奏議卷五

少保胡端敏公奏議卷六
閩令顧霑學生黃以賢校

乞 恩辭免陞俸疏 官同前

大臣 聞士夫立心以不欺為本人臣事君以無隱為忠
臣 頃因病乞休蒙

恩未允即欲強起謝
恩供職聞柰緣舊疾未瘳不能出戶只得暫行調理今忽

聞報該禮部題奉
聖旨胡世寧陞俸一級欽此 臣聞

命驚惶不能寢食竊惟

大禮再議臣時丁憂服闋寢疾在家遠聞江淮饑孽盈途採諸輿論皆謂天災流行由我

皇上孝心未遂上下不孚以致

聖治未彰而且臣工多玩無肯體

國愛民所致臣時感

恩圖報不忍然乃欲極言治道於後而敢僭言

大禮於光緒效古人忠信善道納約自牖之義實非專

言

大禮也况查臣奏至京

大禮已定臣實無一字之助于

廷議也况臣同日他奏有曰

皇伯之稱不忍遽改有曰

稱號已定不宜再更是臣見亦有偏言亦有謬宜當罪黜

不敢欺隱也彼他人之偏謬者皆罪黜未復而臣獨

荷

寬容且蒙

召用叨冒已甚今又緣此陞俸公議其謂臣何況臣衰病

不職本等俸給猶愧素餐更復增益踰分豈堪故雖

感

恩刻骨誓圖死報而亦恐為

胡年每奏議 卷六 二
朝廷濫賞之累下情終日慚惶豈得安心供事也伏望
聖恩收回

成命容臣調理數日幸疾痊可卽起供職勉效勤勞以消
三品之俸如是過旬不愈則臣命薄終負

天恩乞

勅吏部查例放回容臣閒住安養以終餘年使得免于尸

素之慚叨冒之罪則尤感

陛下曲成之德也臣以私情累干

天聽不勝戰慄奉

聖旨俸已陞了不准辭該衙門知道欽此

陳情再乞 天恩懇辭陞俸疏

臣聞孔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又曰勿欺也而

犯之臣愚固滯確守聖言臣近因

大禮書成蒙

恩陞俸一級自慚非分具本力辭奏奉

聖旨俸已陞了不准辭該衙門知道欽此臣聞

命自天措躬無地欲謝

恩恭頌則事理不當恐貽

君父濫賞之累欲照前執辭則愚誠未察恐犯

天威冒瀆之誅展轉慚惶莫能爲處不得不自陳素履以

天聽也臣在正德年間初任廣西太平府知府繼任江西

兵備副使勦夷平賊節效微勞臣皆不敢一字求紀

命自以希陞賞唯以敬事後食之心不敢有他也今

大禮之成實由

聖孝格天而尚書席書等首倡大義屢經廷辯不避艱險

陛下定此中制垂憲百王陞賞宜也經歷黃綰等書因言

禮識其才猷忠力可用而乃纂其言於中冊疏其名

以上請意欲

陛下沃

祖宗破常格而收用之亦宜也如臣在遠因事言及而且

奏上千禮成之後實無一字之助也何敢濫叨恩典

况臣先蒙

聖恩初任僉都御史巡撫未及半年卽陞吏部右侍郎守

制未嘗一日到部又陞今職官叨三品日侍

清光使臣果有忠益允愜輿情循資推擢固未晚也今

纔到任二月卧病兼旬且因召用出自

聖衷未協輿論兼以才識短淺事體生疎自慚職業一事

未盡一言無補恐孤

聖德因病乞休何敢更叨踰分之賞使臣冒領則先此有勞不言盡忠于

先帝今則無功受祿負恩於

明主是臣既老而衰貪得忘戒也竊惟自古帝王未有不以慎賞節財為保國長久之道今

國家常賦有限而經費無窮正德末年冒功陞賞食費無限天下幾至大壞幸我

皇上即位痛革此輩天下始安今未五年冒濫漸開然皆武臣軍匠也臣佐兵部義當捨生執奏以助

陛下恪守

祖宗之法長保

祖宗之天下而傳之無窮惟以誠信未孚輿情未協未敢輕言實負

陛下也不意今日文職冒賞乃自臣始臣若祇受異日何以言人何以感格

聖明而貪昧誤

國之罪萬死不足以贖也故今冒死直言亦以誦法孔子勿欺而化之訓也諺曰小事不通長筭今聞太倉積銀不及富勢一家之產天下空廩皆缺貧軍數載之糧往歲大同甘肅軍士之變皆由糧餉不繼也凡

受

國恩者所宜人人體悉事事樽節而檐石積累以裕國儲而贍軍餉借民窮而備急用也如臣陛俸一級計每月多支米一十三石可養窮軍戰士一十三人一年則多支一百五十六石所謂不通長筭也伏願陛下裁省冗費自臣今始即

賜收回成命容臣以舊俸供職使得執法行事而効忠一二以報

聖德於涓埃則臣感恩過於陞賞萬萬也奉

聖旨俸不必辭該衙門知道欽此

因劾認罪乞臣因罷黜疏

近該給事中余經劾臣心術奸回欲要速行罷黜等

因臣廉恥素重初聞惶愧甚不能堪既而自省彼勸

陛下辨君子與小人實今日之急務也其欲進賢退不肖

亦言官之要職也其劾臣諸事人或自知無庸臣辯

唯謂臣奸回累疏秘計輒乞留中一節臣愚自負素

抱忠赤受知

明主頗信天下而經以為奸臣苦不自知惟思近奏保養聖躬并忠益事二疏內所言唯保身講學二事皆切

陛下身心者臣愚獻此恐涉沾名竊放古人貼黃之意請
乞留中省覽經緣此疑臣勢難與辯唯乞

聖明將臣原奏二本再賜

親覽一過則臣之心術思邪莫逃

聖鑒更或

批出九卿科道各抄看詳臣言果涉奸回不忠甘受顯

戮則臣心事亦得暴白于天下後世矣若謂臣為索

元禮告密之事則臣昔奏宸濠已被附勢者誣陷幾

滅身家今見凡為宸濠有功被難者皆橫遭劾退臣

豈不懲而無故為此就如右口之則所告何人何事其

虛其實

聖明豈不施行經亦何從預知蓋或誤聽人言也其謂臣

陞俸不當宜速罷黜則允協公論亦中臣私臣當認

罪求退更何顏復玷清班以拂公論也伏望

聖恩天地日月即從論劾將臣罷黜或俯察愚忠容臣

致使臣得保餘生以全晚節則臣雖退猶榮感

德無既也臣勢孤情迫冒死不避煩瀆奉

聖旨胡世寧不准休致着照舊安心供職吏部知道

乞回 成命以全 聖德而保治安疏

近該

御前監大監張忠等題

准將成造

龍牙頂架寶樹金冊金寶珠翠龍鳳冠頂各項畫軸并
書篆春牌等件官匠趙奎等六十八員名內該陞職
五十四員冠帶一十四名事下本部節該兵科都給
事中鄭自璧等盡言論諫本部尚書李借臣等據
法奏

請俱奉

聖旨已有旨了欽此竊惟自古國家建官分職下至百工
技藝之人皆有月給俸糧使之各食其食而事其事

非若民間雇用工藝人等身非所屬事必相酬也至
于陞官止惟武職論功蓋因用其死命其餘則皆遇
缺掄材銓補非以酬勞也今趙奎等歲食官廩成此
工作乃其職分豈應更加陞賞故如我

太祖

太宗創造兩京

宮廟城闕及各項衣冠禮樂器物併各衙門廨宇比今
趙奎等所作工程何啻倍蓰千萬皆若一一陞職冠
帶則流外官豈堪數紀而竭天下財力不足以供矣
何以能至今日保民如此之盛傳天下如此之遠也

胡坤每奏請
卷六
八
豈惟我

祖宗列聖未嘗有此雖考古歷代中葉之君亦未有因如是工作之成而一旦陞職如是之多者

陛下試思此事傳聞天下後世以為何如其于

聖德有累否也太監張忠素聞安靜老成今不意其有此蓋止知下植私恩不顧上虧

國體知愛忠者猶為惜之况我

皇上天縱

聖明即位以來痛革權奸濫賞之弊再造我

皇明萬世之業豈宜誤聽人言一旦有此

陛下試勅戶部通查天下額徵稅糧歲入幾何歲用幾何有無足敷更

勅吏兵等部通查每歲功陞乞陞各項官職幾何該添俸糧幾何常賦有限將何以給竊惟自古國家財盡必取于民民窮必至于變我

皇上聰明睿智日新

聖學其于古今治亂之原何事不知何思不到今思所以為

祖宗保天下為

天地養生民者必由慎賞節財其于前旨之誤鄭自璧等

之言必有契於心矣而猶未卽從者豈非以令出惟
行不欲因臣下之言而遽改也昔書言成湯不邇聲
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唯已改過不
吝以爲一代聖王垂裕子孫六百年之天下至于今
歷代帝王祀之與天地同久我

皇上天性恭儉仁孝自來聲色貨利一無所好蓋實于湯
有光者乃惟官賞或非功德吝於因言有改惟此一
事豈忍

聖德未全如湯也伏願

陛下痛思

祖宗創業之艱備訪軍民困苦之狀思欲愛人必先節用
欲節用必先省官俯納言官之諫曲從本部之請將
趙奎等陞官前旨收回

勅令照舊供役或止與署職冠帶俸糧照舊關支不許再
後裔緣奏乞如此則紀綱正而人心服財用足而民
生安

陛下聖德亦傳于百世

祖宗鴻業長保千萬年矣臣以病廢庸才誤蒙擢任兵部

軍職之濫職所當言不敢負

恩緘默謹昧死奉

聖旨該部知道

因疾讓賢乞 恩改任以圖報疏

臣讀周書周成王訓迪百官有曰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靡舉能其官唯爾之能稱匪其人唯爾不任故昔舜命伯禹宅百揆而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臯陶命伯夷作秩宗而伯拜稽首讓于夔龍此虞周大臣濟濟相讓一時盛治曠古莫及而有宋盛時亦令常參官各表讓一人以自代蓋有見乎此也 臣之愚陋豈敢上希古人然幸逢

陛下則虞周之主也 臣久病極弱蒙

恩叨授今職才力不堪先已備陳不敢再瀆唯以常日朝參行步甚艱每進一門常再歇足而後能至比至御前痰喘氣促不能存立常時眩暈輒欲顛仆或時到部不能坐堂至于近失

朝儀尤玷班列况居兵部多事之司豈 臣竊祿養疾之

地 臣之自揣豈宜冒居斯任而久妨賢路也若論

國法分宜罷黜唯以先日累辭不獲感

恩圖報未敢乞休 臣切見先任遼東巡撫今改南京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李承勛素存經世之志卓有過人之才先任南昌知府而華林碼碯二山劇賊萬餘皆其

計平口不言功後任遼東巡撫而遼海三萬等衛邊
墻積廢皆其脩復人不告勞中間一任按察使於浙
江而一時風采光前絕後一任右布政於陝西而三
邊事體多訪預知此則臣嘗久與同事而知之頗真
雖今賢俊滿

朝固不少此而自臣視之則數倍不及者也又有原任
吏部今改南京工部左侍郎何孟春臣雖不曾與處
而素聞其通敏之才宏博之學清介之操剛正之氣
皆不可及而且出身兵部素習籌邊巡撫雲南克平
巨寇佐職銓衡雅志推賢此皆人所共知者也然聞

其亦有過失不敢為匿蓋其一時誤認太宗小宗大
夫土庶人之禮以為天子諸侯之事識者非之臣初
遠聞深為錯愕繼又聞其深悔前論之失而感

聖德之寬容且曰幸蒙

皇上曲全此身安得馳驅邊徼以盡心經畫而圖報於萬

一也臣又喜其不文過飾非而感

恩知報以為不失為忠實之士矣此聖人不貴無過而貴

改過舜帝所以宥過無大也臣又思昔唐虞之朝君

聖臣賢宜其見無不同論無不合也然考其時君臣
相語有曰都者美其言也俞者然其言也此其見同

而論合者也又有曰吁者不然其言也噉者甚不然
之辭也此其見不同而論不合者也然則孟春前論
之失幸遇

陛下堯舜之君宜其置之吁噉而不計矣如蒙

聖明深念本兵重寄特

勅吏部再加訪察將李承勛何孟春二臣中推舉一人代

臣今職將 臣量才改任南京部院卿寺對品相應職

事使 臣得在彼就閒養疾以待及年休致幸保餘生

則 臣未死之年皆

陛下再生之德而此二臣中有能盡忠補報于

陛下者即 臣區區圖報之心也 臣不勝祈望

天恩之至奉

聖旨胡世寧着照舊供職欽此

臣申明職掌以 臣賜成命以盡臣節疏

臣以病廢庸愚謏蒙

聖恩擢用量力不堪累辭不獲乃痛別祖宗墳墓而強疾

與觀以來誓而思曰此行病死道路不恤也罪死刑

獄不恤也被汚名而勢不能辯任難事而力不能堪

以死皆不恤也其惟曰何以報我

明主之德而不為誤

國之臣乎夫自古天下之壞曰民窮財盡也曰賞罰不當也自堯戒舜舜戒禹皆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戒財盡也我

聖祖垂訓有曰凡賞功要當不當則人心不服久則禍必

生焉戒賞濫也斯二者之壞多在臣職兵部也使

今佐兵部不能盡忠執法致我

皇上中興之朝而復為濫賞耗財之事

祖宗天下漸日以壞則臣誤

天國之罪雖萬死不足以贖也况臣衰病才弱不堪軍旅

盡出人人之下

聖明豈有不知而用之兵部也其必以臣效忠

先朝死罪不避今必不改初心而兵部又最當執法之地

也故特授臣斯職臣豈敢負

恩改節而不盡忠以報今使臣言得用則臣職得行可以

圖報於萬一言之不用則

陛下任臣為無益臣亦終當誤

國徒死而無益也故今受職之始敢預言之切惟自古

論兵先在足食我

聖祖開創天下至今地不加闢也賦不加增也頻遭水旱

歲多蠲免比前所入蓋益減也然而

內府供用不知比舊加幾倍矣

宗室世祿不知比舊加幾倍矣是皆不可得而減也乃
惟正德年間權奸黷化貨富勢小人皆冒軍功得陞世
襲軍職始惟內官家人市井富商終則文官子弟亦
竊爲之金紫冒濫數無紀極至于各監局濫收食糧
軍匠數亦無紀此二途者何益

朝廷而歲耗國儲數十百萬臣初平賊江西見彼殺賊
之人無一報功報功之人無一見賊及後克軍遼東
見彼冒功之人勢焰薰灼邊人凜凜臣鎮官旣奪邊
軍血戰所得之首級以與之報功衛所官又尅邊軍

忍死所待之糧銀以爲之宴賞且又聽之乘其馬殺
其人鞭笞呵叱如待囚隸彼爲

國家出死力者挽首喪氣不敢言其中心哀怨何可言
也又聞有等身不出京而寄名各邊地之相去各數
千里而或同時皆報此人獲功其虛冒何可言也我
太祖懸世祿之賞以武臣之死力蓋以人非爲其子孫孰
肯決其軀命也然其時皆起自濠滁身經百戰始得
千百戶一官指揮以上非有大功絕不輕授豈知近
日冒濫至此也彼真出死力者見之誰不墮心也故
昔宸濠之討調軍遼東人皆踴躍思欲南降使非

天命有定北軍至彼天下大事去矣
聖祖所戒賞功不當久則禍生者蓋幾踐之豈不甚可畏
也

國家糧賦出自遠方窮民終歲勤勞焦體爛足力耕所
得而或歲歉收薄貧不能輸有司催併鞭笞哀號之
苦坐食者不聞也遠運至京軍士常年暴露博淺渡
江驚風拍浪艱危之狀坐食者不見也通計船料車
脚加耗養軍之費大率費米三石始運一石至京坐
食者不計也乃以養此蠹

國害事之人是猶割子弟之肉以飼虎狼豈不大可恤

也識者謂當此時而更遲以一二年非我
皇上入繼大統

祖宗天下不可支矣天幸我

皇上即位明詔盡革此輩人心始快天下始安然有識者
猶恨不籍其家以足邊儲而濟窮軍之困戮其首以
梟邊境而快憤軍之心也自前二者耗

國之餘至於今太倉積銀不及富勢一家之產天下空
廩皆缺貧軍數載之糧無計可補記言國無六年之
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者豈得不寒心也
今名邊一議出軍便憂缺食近者甘肅大同軍士之

變皆由糧餉不給也使仍不給而各邊效尤將如之
何豈得不寒心也

陛下今日所宜特勅在廷文武大小臣僚會議所以不背
祖宗成法而能足

國裕民贍軍固邊之策各陳所見擇其善者而必行之
以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可也乃聞冒功革職之
徒朝夕窺伺以圖收復而食糧軍匠已收及五千餘
名言官論諫再三本部執奏堅一忠誠剴切聞者流
涕而

聖意未回中外洶洶臣切私憂而過計則曰弊端一開其

何能止恐冗食者漸如往昔之多而

國用遂竭將如之奈何既而忽自省曰

陛下聖明焉得有是今惟

官廟興建器皿繕修

孝思所急事欲速成工須廣集不得已也工完之後必有
改爾或謂此出左右之意

陛下誤聽其言者臣以

陛下聖如文武所任左右必皆正人而成懷忠良事或未
之思也臣請以

國家譬諸山岳臣等內外臣僚則皆附山之室宇也天

下軍民則山下之土石也財用則猶山之元氣周流
 於上下之間以滋蔭土石而壯山之趾者也使人各
 欲崇其室宇而日鑿山之土石以自培則山趾剝而
 元氣耗山日易頽室宇其能獨安乎故不若內外同
 心體

國節用愛人以輔我

皇上共固

皇圖於萬載臣等子孫亦世受太平之福也伏願

陛下以臣此言謀及大臣諭諸左右如其謂然乞降

明旨凡昔冒功革職之人永不許議復再有冒者必誅無

赦食糧軍匠亦不許再收已收者

宮廟完日另議裁革使臣得附左右大臣之忠以安心

效職于一二臣之願也天下之幸也如其皆謂不然

則臣竊祿無補覩顏憂悸死亡無日矣伏望

聖慈憐憫臣餘生早賜骸骨還鄉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

會議疏

近該吏部奉

旨會議小詹事霍韜所奏內外官員遷轉資格臣職當預

議柰緣疾病不能進

朝竊有鄙見不忍緘默臣讀虞書臯陶謨有曰在知人
在安民又曰知人則哲能官人是知人君代天理物
其職專在於安民然推安民之要又在于能知人而
使官稱其才也臣謹用斟酌古今事宜遵照
祖宗舊制擬為知人則例五條官人則例一十五條上塵
聖覽以助

睿思之萬一昔宋臣范仲淹上百官圖于宋仁宗曰如此
為叙遷如此為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且曰進退
近臣不宜全委之宰相仲淹當時官非言路任匪銓
曹豈不為越職當罪也然其區區愛國之誠不違自

顧傳諸天下後世皆以為忠而惜其不能盡用也
之愚誠竊亦效此伏惟

聖明聖意省覽天下幸甚

計開

知人則例五條

一論人之才術當以誠心體

國愛民為主而才與守斟酌品第有是心而才與守兼
優者為第一等有是心而或才優守欠或守正才欠
者為第二等無是心而才守兼優者為第三等無是
心而或有才無守或有守無才者為第四等

一論人之心行當勅大臣科道翰林及在外方面正
官當以奸詐冒嫉爲重而貪墨爲次其部寺屬官方
面佐貳及知府以下則惟罪其貪酷而徧詐之人尚
未可去

一凡尚書侍郎都御史府尹翰林科道布政使按察
使兵備提學知府以上各項緊要官俱責到任一月
後各舉一人自代吏部擇其舉多者擬

奏陞擢庶多得人

一兩京大臣及在外撫按官俱以能薦賢稱職多者
見其知人之明異日可備吏部之選吏部堂上官尤

宜責其接人多訪不必避嫌

一今內外臣僚皆以因循保守爲賢其有盡忠爲
國擔當幹事不避流俗者

朝士則衆怒群猜不能存立在外司府等官亦多被衆
忌流謗考劾因而誤黜以此盡沮忠義之氣萬一
國家有事無人肯當是皆彼職名不聞于

上故也今宜法古御屏記名故事密訪內外臣僚中有盡
忠體

國才堪委用者親記其名一二則彼不爲奸謗所陷而
真才得用矣

官人則例一十五條

一內閣三員或四五員舊當寅亮輔弼之任今又總裁六部而議其進黜職任至重論理有缺宜當斟酌先朝李賢等事例於六部尚書左右都御史中取其才望出衆練達事體公忠體

國知人有容者推補

一兩京六部尚書左右都御史約共十四五員爲一等有缺宜於在外行事右都御史及兩京左右侍郎坐堂副都御史共二十四五員內推補仍須論其職務難易輕重或量其才力所宜由簡易而陞重難或

聽其心志所願辭重難而就簡易以均勞逸

一兩京六部左右侍郎坐堂副都御史在外總制總督等項右都御史約共二十四五員爲一等有缺宜于兩京大理寺卿坐堂僉都御史府尹詹事學士并在外各處巡撫巡視南京管糧副僉都御史十三布政司左布政使共四十餘人內推補其兩京侍郎坐堂副僉都御史亦當論其職務難易輕重或量其才力由簡易而陞重難或順其心願辭重難而就簡易以均勞逸

一遼東薊州宣府大同山西延綏寧夏甘肅陝西四

川貴州雲南兩廣勛陽南贛保定河南山東湖廣江
西淮鳳蘇松各邊腹巡撫并巡視河道都御史共二
十三員爲一等。右此等官最要得人最宜久任如
宣德正統景泰年間各邊巡撫有只用寺丞等官領
勅行事不必官大又如周忱在蘇松自侍郎陞尚書凡二
十二年王翱在遼東自僉都歷陞副都右都左都凡
十有一年于謙在河南山西一十八年陳益在陝西
亦十餘年是皆事久功成保齊得地方生民爲
朝廷分憂今此等官宜於兩京各寺卿少卿大理寺丞
年深出衆給事中編更郎中在外右布政使按察使

左右叅政年深兵備副使上等知府內推陞原職高
者陞副都原職卑者陞僉都十分資淺者止陞署職
令其領

勅一般行事其有在邊不諳軍旅而善理民事者改任腹
裏不爲貶抑年深有勞者就彼僉都陞副都副都陞
右都常管此方十分年勞深著者就陞部院掌印如
正統天順年間金濂年富皆自副都陞戶部尚書不
爲躡等蓋先必如此廣推方能得人後必如此重擢
方能久任久任方能脩葺得邊疆完固撫治得百姓
安樂以爲

國家久安長治之計

一兩京府尹并在外十三布政司左右布政使共十五員爲一等俱要用心歷練民事不厭煩勞者循資遷轉此官稱職者留以久任選陞六部侍郎并都察院坐堂副都御史不必更陞在外巡撫以致遷轉不常不得盡心民事其雖公廉而才力不稱者遷改相應職事奸貪者即時罷黜如天順年間刑部尚書陸瑜禮部尚書蕭暄皆由布政徑陞今若止陞侍郎副都不爲躡等

一翰林春坊詹事府等官以備顧問侍講讀草

制誥脩史牒最是清要之職唐宋以來多重此官以備卿輔之選然多選外官才學過人者試任雖取中狀元亦令試歷民事方纔取入翰林我

國初多用徵聘隱逸之士永樂宣德正統以來如楊士奇張洪由王府審理教授黃淮劉鉉張益由中書舍人鄒濟陳仲完由教職儲懋王洪陳山由給事中劉球李時勉陳敬宗由主事胡儼由知縣蔣驥由行人于敬由御史各陞翰林春坊詹事等職又如張英由教職薦陞給事中復進中允郭璉由叅政李賢由主事薛瑄由御史皆歷陞侍郎尚書兼詹事學士又如

張顯宗由翰林歷陞祭酒出爲布政郭濟歷任春坊
復陞知府王珣由檢討陞大理寺丞巡撫貴州歐陽
謙由御史改編脩復陞郎中徐旭由御史陞郎中祭
酒復改脩撰羅汝敬由侍講改御史是皆惟才所宜
不拘內外出入所以得人近年拘定庶吉士及進士
第一甲素稱閣下門生者方得選受天下不無遺才
今宜遵復

舊制不拘內外郎中職事但有文學才行出衆者許大臣
言官論薦

內閣吏部召試此官庶幾得人而可儲卿輔之望矣

一給事中御史皆有言責上而君身朝政缺失下而
臣僚是非邪正皆唯其所言是聽使非其人主誤
聽其言則聰明惑亂是非邪正不明誤事不小不聽
其言又爲拒諫取謗天下至于御史又有巡按在外
激濁揚清除奸革弊之責所係一方利害尤重故自
古慎重此官我

祖宗朝如王翱由寺正甄庸由知府左遷陳祚由叅議康
慶由知州落職皆復陞御史虞祥王鐸年富由教職
冀凱由州判官皆陞給事中又如丁璿由主事馬守
中由同知俱陞御史徐旭由御史陞郎中復改翰林

歐陽謙由御史入翰林復陞郎中是皆唯才所宜不
限資格所以得人而又拔其尤者超擢侍郎僉都御
史等官所以肯盡其職且又不時考察使徧私浮偽
者不得混于其中以惑

上聰明所以天下常受納諫之福而

君上不受拒諫之名今宜使大臣于內外郎官及聽選進
士中各薦所知必其忠直公正明識治體者方授此
官三年之內考其敢言而忠諫有益舉刺得宜及巡
按在外激揚興革有益地方者留以久任超擢卿佐
等官其雖敢言而言或不切于事體或過于激烈易

至觸忤者則遷改內外相應職事以保全之後仍記
其忠直覈其後効量加超擢其或當言不言或挾私
附勢妄奏及巡按不職者明奏降黜如此則言官皆
得忠正之人而朝廷納其忠諫有益於天下矣

一吏部文選考功兵部職方武選禮部儀制等司郎
中亦須妙選若得其人亦宜久任量加超擢其中常
不稱者即令外補

一通政司鴻臚寺官專取聲音洪亮于本衙門遷轉
已有舊規其有才堪部院者亦行推用

一兩京坐堂僉都御史南京總督糧儲都御史及各

寺卿佐并各部寺屬官照常循資遷轉然人才各有
所長有不相宜者彼此更調不妨

一在外布按二司官宜只於本地方衙門遷轉雖有
資格遲速不同臨了總算有甚懸絕不得已者方推
隣近地方官陞補仍照弘治以前事例僉事徑陞副
使副使徑陞按察使按察使徑陞左布政使察議徑
陞叅政叅政徑陞右布政使不必如今逐級挨陞南
北遠調以致往來不常虛曠歲月地方常致缺官誤
事其四川雲南貴州廣西員缺宜于附近地方資淺
人員內比常早陞以酬其勞遠

一各道分巡僉事微聞

國初選定道分九年方改後因改道不常凡遇地方難
事皆推避不理以致豪強貪猾任情作弊害民地方
受患今宜皆如廣東等處事例三年滿日方許改道
仍須考其三年任內奸弊盜賊豪強貪猾之有無以
爲殿最本司若有進

表等項公差止於貼堂副使或分巡滿道僉事內差遣
其分道三年之內不許改差

一各處緊要兵備及提學官俱要於資淺人員內推
其才力相應者先陞僉事後加副使常管此方其職

任內事務不許他官撻越如提學所管教官兵備所
管有司巡捕弁衛所官有犯撫按衙門俱就委其提
問不許改委他官以致權柄不一事體難行兵備必
須兼理本道分巡以便行事至於練兵捕盜應該勸
賞等項財物許其措置或動支官錢如此久任專制
方可責其成功十分年深勞著者提學推陞少卿祭
酒等官兵備推陞各邊巡撫其餘照常遷轉才力不
稱者就行改調別任不宜姑息

一知府知州知縣三等親民之官使非其人則上司
雖有好官行得好事不能實到百姓所以自古國家

慎重此職漢制郎官出宰百里郡守入爲三公唐制
不歷刺史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不得任臺郎
給舍我

國初取中進士俱選縣官徵至賢才多選守令正統以
來知府俱責大臣保舉知州知縣另委吏部揀選所
以得人且又立爲定制知府知州見上司不行跪禮
以重其職其久任卓異者不次超擢如何文淵由知
府卽陞侍郎胡儼由知縣卽陞檢討所以人多樂爲
此官弘治初年又責其備荒積穀多少以爲殿最所
以民受實惠固得邦本如此久長正德以來此官不

重輕選驟陛下焉者惟圖取覓得錢以防速退上焉者惟事奉承取名以求早陞皆不肯盡心民事以致民窮財盡一遇凶荒多致餓死今宜遵復先朝舊規知府令在京堂上官於京官七品以上在外在閒五品以上官內保舉在外撫按及布按二司掌印官于參議命筆同知知州內保舉其知州知縣俱聽吏部預行揀選仍責撫巡布按二司於府通判推官州同知知縣內保舉堪任知州之人州判官縣丞主簿儒學教職司府衛首領官內保舉堪任知縣之人俱必其有愛民之誠有守已之操有處事之才三者俱備

而後可任此職後有不稱舉主連坐誤舉者先能自首則免到任之後察其奉公守廉而不盡心民事才力不稱者改任品級相應職事貪酷罷軟者即時罷黜其稱職者留以久任知府九年上者即陞四品京堂并布按二司長官次者照常陞參政副使等職知州九年上者即陞參議知府郎中命筆次者照常陞員外府同知運同等官知縣上者三年行取到京考其文學德行出衆者選入翰林忠直剛正識治體者選為科道才識明敏者分任部寺屬官其有深得民心願留久任者超擢府州正職次者九年六年照常

遷轉如此選任方得民受實惠地方雖遇兇荒盜賊
可保無虞矣

一在外知府知州知縣并凡方面有司等官陞選俱
合註於原籍相近地方廣西靈貴有司尤宜查照弘
治以前事例只於本省人員內陞選庶免其不服水
土且得到任易便不致地方曠官日久奉

聖旨吏部看了來說欽此

病弱不能朝參懇乞休致疏

臣久病痰火虛弱常時一身之間隨火變動為病百
端近自五月以來每入

朝班侍立輒患腿膝酸軟不能存立節欲顛仆蓋因身
弱之極心時存敬氣輒屏息以致火鬱下焦注腿膝
如是也是雖明知病原不能醫療者由臣命薄不足
以上承

天寵也念臣昔遇權奸亂政不能仰俯隨時死生禍福旦
夕難保然猶覩顏竊祿以致久遭兵陣刑獄之苦荐
歷炎荒苦寒之地而萬死無悔者誠以上思

先朝作養之恩下為今日興復之計而欲存身效用也幸
遇

皇上卽位之物首擢臣以吏部之職臣感殊遇已分捐軀

皇丁既而不幸事變中沮妄言取忌然猶曲蒙

聖眷寵召再三臣今強疾來京侍

朝八月誠見

陛下勤政好學至仁大孝而又恩禮臣下加志窮民誠不

世出可與致太平者雖臣位卑言高躁罔孤陋不足

以上當

天心下協人望然猶冀忠誠積久漸當感享可得效涓埃

之報於萬一也乃不意病久益弱無如之何故不得

已在在累乞休致三乞改調南京其願就南京者尤

非得已實以病弱不便

朝參又不忍負

恩輒去故欲就彼安養數年庶幾病愈可復進用也不意

蒙

恩未允今病已深不敢再乞茲瀝情款伏願

聖恩憐憫

特賜還鄉休致以終餘年不勝感戴之至

重民牧以安民生以固

國本疏

特官南京吏部左侍郎

准本部咨准吏部咨該監察御史朱豹奏前事節該

吏部題稱合無行令兩京文職三品以上官各將平

日信服不拘在京在外堪任知府者疏名

上薦可薦者不嫌於多已薦者不厭其重不可以親讎而為嫌疑不可徇私昵而為欺罔等因欽奉

聖旨是在京在外有材識敏達操存端謹志慕循良堪任知府的著兩京文職三品以上官各將平昔所知疏名

上薦欽此欽遵備咨通行到臣愚所知數人不能去取

踴躍累月今思在京志行可係不堪知府之人有如南京刑部養病署郎中事姜綱見任主事余鏗等皆名譽素聞人或多薦年資將及吏部自有擢用臣不敢以塞

明詔外今訪得先任光祿寺少卿掌欽天監事後降直隸宿州知州樂護先任廣東按察司副使後降廣西藤縣典史孫懋是皆操持清苦志慮忠純初任知縣各播循良之譽繼任給事中屢陳忠實之言暨後樂護超遷卿寺而以御下過嚴致來所屬之怨一時被誣孫懋歷官方面而以身在遠方不知核尉之真一時失待幸皆得遇

聖恩辭明薄示懲降今聞樂護因疾還鄉而日頌

聖德於田里孫懋依限到任而日勤民事於遐荒是皆夷險一心始終一節似此循良已試練達已久之人論

其原資復之清要一職固宜因其已降委之僻靜一
府尤稱臣愚輒敢上

聞以備採擇乞

勅吏部再加訪察量行擢用如臣今舉欺罔徇私甘當重
黜或彼後任犯贓非誣願與連坐

應詔自陳不職以弭災異疏

准南京禮部咨該禮部等衙門會奏奉

聖旨是兩京文武衙門大小官員着痛加脩省勉盡職業
以回

天意四品以上官着自陳欽此欽遵除痛加脩省外切惟

近日災變實出非常臣每見奏報一次驚惶累日及
今捧讀

聖旨

勅諭益加憂惕無地自容思我不肖合衆三隕豈國之
皇上聖德中興仁孝恭儉豈宜有是也無乃以今天下民
窮財盡不能再支荒歉而我

聖祖垂訓所憂民不聊生盜賊竊發豪傑或乘隙而起者
臣等在位之人有能致之無能禦之將為

國家無疆之卹是以

天心仁愛預徹

月帑放長儀

卷二

世

陛下而迭出災異乃一告不已而再告屢深欲

陛下一朝省悟而大奮乾剛致果於用合黜陟之間也書

言邦之杌隍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是知

人君未可以用一人之誤而不能種亂致災去一人

之當而不能轉危弭變也臣愚自省兩京大僚之中

未有如臣不職之甚者蓋一則身弱之極遇事不堪

委用二則見偏之過出言不能合衆三則愚罔之甚

自以妄言爲忠言而乃過憂

明主之孤立臣有此三失焉敢冒

恩竊祿而不以告

陛下哉臣自到南京以來舊疾痰火比前益甚加以心神

虛怯語言蹇滯足難於行步手倦於執筆而又自前

屢經言官論劾人心所同卽

天意所在也臣豈敢再廁班列况查南京各部皆止侍郎

一員而惟吏部多臣一員似爲冗濫亦當裁革伏願

聖慈憐臣愚昧

早賜罷黜以協公論以答

天心臣不勝戰慄待罪之至

謝恩疏時官南京工部尚書

下同
原任兵部左侍郎累因多病不能

朝參懇乞休致蒙

恩特改南京吏部左侍郎以便調養臣到南京竊祿優閒

天已逾半載正慚尸素無補累

奏乞休未得今本年五月十七日忽准吏部咨欽蒙

聖旨陞臣今職臣量材難稱無任戰兢揣分不堪曷勝感

激但惟

天地之恩未報犬馬之性素存敢不益勵勉膺新

命期為

國家守法信度節用愛人上思卿輔之義因事納忠下

同工技之流執藝以諫更效華封仰

天祝

聖而多壽多男之是保願祈

明主得賢立政而庶獄度慎之罔兼臣已於本月二十六

日望

闕謝

恩到任理事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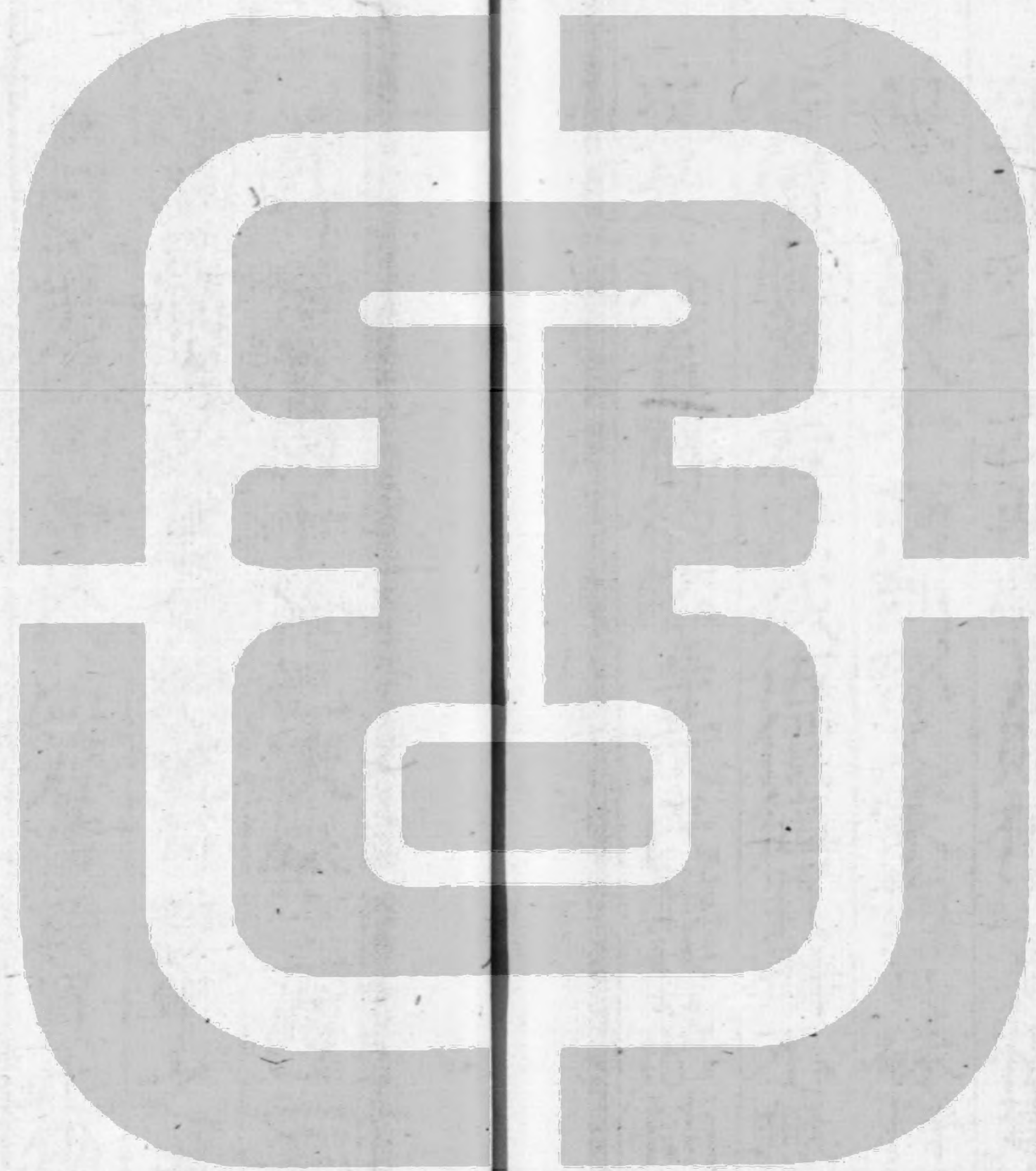
乞憐民困議

都水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據應天府呈據上元江

寧二縣顏料鋪戶陳鑑謝雨等連名狀告鑑等賣物

當行編充前役遞年各衙門賠累消乏後蒙南京工

部坐派福建等布政司辦解折料價銀一萬四千兩
有零到部派買銀二硃等料比蒙審得硃料起運今
用綱司水脚浩大體照時價估計每銀硃一百斤價
銀九十兩二硃一百斤價銀八十兩只勾完納錢糧
尚且靠損續有別省料價解到不及千兩買少賣多
已蒙本部減估銀硃百斤價銀八十五兩二硃百斤
價銀六十六兩虧累賠補近有福建布政司仍解料
銀一萬八千兩到部又蒙拘買硃料買多賣少以致
貨價騰貴若照減估價值買辦不無尅損小民錢糧
况是外省解納鑑等京民難替賠補乞憐移文加價



斤竹掃帚四千餘把鉄線三萬二千餘斤送南京內
官監起運赴京交納量勾數年之用查此數十萬兩
之銀俱係民膏民脂若盡數買此物料積久必至乾
涸損壞誠為可惜本部合無差官將此銀兩解運赴
京收貯如用油漆則買油漆如用肥皂則買肥皂如
此則

左朝廷得以實用而百姓又免起運之勞卽今邊虜時或
出沒若將此銀以為邊儲之用猶為有益等因節該
工部議得前項未買料銀除前借用銀六萬兩尚算
該銀一十四萬七千二百四十五兩有零合無依擬

行令照數解部收貯若遇前項物料缺乏照例收買
應用一則可免鋪戶人等營求窺利一則可免運送
脚錢及沿途夫役之費實為便益題奉

武宗皇帝聖旨都准擬行欽此欽遵備咨到部送司欽遵
外今照福建解到生漆桐油等料價銀一萬八千九
百八十一兩四分四釐四毫二絲六忽六微內查得
近奉本部送准兵部咨為年例冬衣缺少紵絲綾紬
白綿等事內開針工局署局事司設監大監賈友等
題稱南京內官長隨四百七十九員名合用紵絲綾
紬一千三百二十二疋每疋折銀三兩共該折銀三

千九百六十六兩移咨南京工部於該解本部料價
銀內扣數支送南京針工局俵散等因備咨到部送
司查得先年支剩在厰料價銀止有一百八十四兩
七錢二分九釐六毫四絲二忽九織五塵四埃不勾
支送就於前項福建解到料價銀內動支三千七百
八十一兩二錢七分三毫五絲七忽九微四塵六埃
奏送該局以作冬衣折支紵絲綾紬銀兩外其餘料
銀一萬五千一百九十九兩七錢七分四釐六絲九
忽六微九織五塵四埃正與先年本部奏

准解銀事體相同又查得節該南京內官監揭帖開報

內府皇城

宮闕殿宇及諸禁門城樓磚城內庫等處損壞添漏應合脩理緣由又稱節該南京內外守備會同府部科道等官相看回奏六次已經三十五年即今坍塌尤甚委係緊要去處相應遂旋修理等因到部爲照前項工程浩大先於弘治十五等年起本部節次會官奏議彼因年歲不豐財力艱窘各衙門一向未敢輕議奏

請興工修理然計合用工料必須預先整備今照前項料價銀兩合無不必買料臨詎令本部明立文案收積在

庫備役

內府緊要修理惟復照前正德四年奏例差官解運工部收貯遇缺買料應用均於事體官民兩便具奏施行等因案呈到部臣等看得前項坐取生漆桐油等料原係正德末年權奸用事倍常加派多取之數有加銀硃一料派坐五十萬斤福建一布政司派銀八萬六千餘兩及後徵銀解部又因買價不敷派令加徵似此竭民膏血豈能盡供幸賴我

皇上卽位權奸誅黜前項多派未完料價盡行蠲免民始得生今此赦前已徵在官銀兩論理各處亦有而有

司任其乾沒不行查解今惟福建布政司官員奉公
體國起解前來今欲照依原估定價責令舖戶買料
送納既物價騰貴合用起運綱司水脚浩大難以賠
補欲照前加徵價銀則此赦前多派料銀各處拖欠
未納者既得盡行蠲免而此福建官民已納解到者
反欲加徵情理豈堪是此布政司官本因體

國而反使殃民本欲奉公而反令致怨也况查前料派
後徵運過生漆一十二萬四千六百餘斤桐油六萬
九千六百餘斤銀硃三萬六百餘斤二硃二萬七百
二十餘斤鉄線三萬六千餘斤肥皂一萬六千二百

餘斤竹掃帚六千一百餘把又有嘉靖續派徵解過
鉄線三千八百餘斤肥皂九千三百餘斤竹掃帚五
千一百餘把通前二次量數數年之用今此價銀一
萬八千九百八十一兩有零內除依奉工部咨到針
工局題准事理動支三千七百八十一兩二錢七分
有零奏送南京針工局以作冬衣折支紵絲綾綉銀
兩外其餘一萬五千一百九十九兩七錢七分四釐
六絲九忽六微九纖五塵若令買料起運照依每年
常裝該造木桶板箱雨罩扛縶鎖鑰事件動以數千
百計該用各項物料匠作工食約計銀二千三百八

十餘兩又約計南京兵部計撥裝運馬快船共三十餘隻又沿途人夫供送需索不知又費幾何且物料積久無用深可痛惜今思

內府皇城前項宮闕殿宇及諸禁門城樓磚城等處多有損壞雖云工程浩大地方荒歉一向未敢議脩倘後內有十分損壞處所亦難終不脩理一時盡派民皆緩急難倚而且竭天下之力不足以供是猶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艾非及今漸蓄終不可得臣等若不預思奏處是負我

皇上愛恤民隱之仁遇災脩省之勅也如蒙

軫念南京根本重地各處人民災困乞

勅工部查議合無容臣等將前銀不必買料立案收貯庫及查各布政司有如前項赦前原派已徵未解各項料銀或料物原徵折價未會買納者一體解部釐積以為修理

內府宮殿門闕等處急缺備用免後盡派小民緩急難倚惟復止照正德四年事例將銀解京工部收候遇缺買料應用

雜質料數用

河間劉山然王勣曰平在國都地極平正皆以刻也

內有宮殿門闕皆長安之制也

公舍鄰里分損壞處所亦難終不脩理一時盡汰民

米雖在料即京師計實未會實然皆一豐賴倍數蘇

又查各亦知信有收積其妹前京然已辦未辦各宜

醉工宿查難合無容或等辦前驗不必買料立案外領軍

鍊金商區財本重此各處以別大困心如蒙



程